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二十四回竹帚先鋒脂雄粉怒 虬髯丈夫劍撥弩張

卻說甘棠在鶴山書房裡坐著，忽見一隊人多些明妝衣服的婢女，一個個都拿著門門掃帚直擁進來，當頭陣的正是那個方才講話的丫鬟，圓睜秋波，亂舞纖腕，舉著把竹根掃帚向甘棠直劈下來道：「你好！把我們公子引誘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夫人今天問你要人呢。」這個時候憑你甘棠再足智多謀些，也慌得沒擺佈了。忙立起身來，將身子一閃，那掃帚早著在肩窩上邊，鼻子裡覺得一陣狗屎氣味，險些兒把宿飯都嘔了出來。接著那丫鬟揮動全軍，直搶過來，身上便覺得如雨點一般，也分別不出是掃帚是門門。只得將兩手一分，衝出重圍，連跌帶磕的出了書房門，望外就逃。那一隊掃帚軍便追趕出來。甘棠那裡敢回頭，一直逃出儀門，才覺追兵漸遠。卻聽得裡面一陣笑聲道：「什麼是將軍，原來是不中用的！煩你出去同人說，以後還有來引誘公子的，教他們嚐嚐狗屎掃帚的滋味罷！」

甘棠捧著頭不敢出聲。逃到門房口，才定了些神，見自己一身簇新袍褂上。黃的是屎，黑的是泥，五顏六色的像個畫師沒著全色的神像。不覺搖頭吐舌道：「好厲害！不是學慣了三隻腳的，今天管狗屎送到嘴上呢。」

正說著，那閹人走到面前，冷笑道：「想是見過公子哩。」

甘棠又羞又怒，卻礙著自己前程，不敢發作，手掩著臉跑到門外，將身上向車上一鑽，蹬著喚快還去。那車夫見了這副形狀，莫明其妙，只得聽他，一拎馬韁。

回到家裡，甘棠溜進書房。想進去換衣，又怕縫窮太太知道了學了乖去。只得撥謔說陷在泥淖裡了，叫人向上房取了身衣裳鞋襪來，從頭到腳換乾淨了，才回過口氣來，躺在個榻上歎道：「這是什麼一事呢！」說完，還不住叫險。

正這個當口，那李伯純的家人又來了，問：「鄭將軍請到勸解的人沒有呢？」甘棠一肚子骯髒氣正沒發洩處，便勃然變色道：「請不到那人。你自還去想法罷！」那家人呆了一呆，卻只是不動身。甘棠愈怒道：「我因你家大人，腰裡還隱隱的酸呢！你還不去，難道要我真個吃人家狗屎麼？」說到這「狗屎」兩字，覺得到底不容易出口，面漲通紅的縮住了。想那家人經這一來總得走了，那知他還是個不動身。甘棠想：「那裡來這些霉氣，才脫離了辣手丫鬟，又遇著個裝聾侍者。」

也算他聰明圓活，被他參過個絕妙機關來，將一天羞憤從頭收拾，坦然向那家人道：「你盡先回去罷。我即刻就來望你們大人呢。」那家人歡歡喜喜道：「既將軍肯到那裡去，什麼事也沒不了的呢。」說著，自辭了出去，甘棠沉吟畫策了一回，便吩咐備車，車夫道：「可又要向長府去麼？」甘棠覺得不好意思，搖搖頭道：「不，我要望李伯純大人去呢。」那京裡的車夫別件事沒長處，只繙紳錄是記熟在肚子裡的，不要說常去過的，便是沒去過時，只要曉得是車主人的朋友，沒有不認識的。現在聽甘棠說要到伯純那裡去，便問也不問，轉彎抹角恰恰好好的在伯純門首停下。

眾人見甘棠來了，歡然引將去。甘棠暗想：「這個地方，總不至再逢娘子軍哩。」便放膽走到伯房純裡。只見伯純圈膝坐在牀上，雙眼緊閉的兀是在那裡念佛。甘棠已先決定了勸解的方法，便兜頭一揖，笑道：「老先生好秘密，得了這天大喜事，卻不給一個人知道麼？」伯純張眼一看，不覺把「做和尚」

三字丟個乾淨，大怒道：「我正萬千懊惱，你怎敢來取笑老夫！」

甘棠心裡想：「第一句話便一箭中鵠。這老頭兒要人我殺了。」

便正色道：「誰敢來取笑老先生？人家正苦著有了姨太太擺佈不脫，這是件擱貨，待要脫手時，送也送不掉他。如今既自願下堂，還你老先生一身自由，不是件絕可賀的事情麼？」

伯純將眼向甘棠愣了一回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話啊？」甘棠笑道：「沒說什麼話。我只可惜老先生沒與長鶴山易地而處呢。」伯純這時圈著的腳漸漸放下來了，問道：「鶴山又什麼樣呢？」甘棠便把自己心裡懸猜著的事說道：「鶴山為了前晚挹芬家一宿，被如夫人幽禁起來，連客也不許見呢。」伯純點頭不語。甘棠道：「這倒也罷了。我今天好意去望他，他被禁著不能出來不打緊，那如夫人竟領著一班丫鬟，將我一陣掃帚門門趕將出門……」伯純不等說完，拍桌道：「天下竟有這樣的事！叫我做了鶴山，還不把這醋罐子一脚踢翻，趕他出去！」

甘棠笑道：「怕老先生做了鶴山，也要煩旁人替你拍桌不平呢。」

伯純便不言語了。

甘棠知道大功已成，再湊著一句道：「鶴山既不能出，挹芬一復可憐。除卻你老人家，還有誰能慰他寂寞呢？」這幾句話明明說鶴山被禁，是伯純的絕好機會，況且牀頭人已去，更沒個干涉行樂的人，何不及時一走。伯純聽了，那裡參不透這啞跡。登時將衣服整了整道：「依你便什（怎）麼樣呢？」甘棠道：「我那裡有什麼主意。老先生既愛禪悅，還是做和尚功德的好，我卻要告辭了。」伯純到此，早已醜態畢露，笑道：

「獗賊，把人家心說動了，自己卻裝這幌子。老老實實的今日同我玩一天罷！」說完喚進個人來，要換便服，那人見伯純有說有笑，絕不似先前樣子，暗暗佩服甘棠，不知把什麼話竟將主人勸過來了，便歡歡喜喜把伯純衣服檢了出來。待他們換好了，便隨著兩人出門。

那知才出門口，見一個虬髯偉乾的人直闖進來，把伯純一把拉住道：「這不是李老大人麼？」伯純見這人從沒見過，問做什麼。那人冒冒失失的道：「老大人可也吃著國民的飯的，我們常說現在讀過書有良心的人是都死完了，只有老大人是最會做文章的，敢還有些良心，如今遇這天大事情，不靠著幾個讀過書的有良心人，好歹勸著貴人把這事收還去，免得大家吃苦，怎你老大人還一聲也不言語呢？」伯純聽他話說雖沒分寸，卻見他正言厲色的是個漢子，不欲去揮斥他。只甘棠那裡忍得住，跌足叱道：「那裡來這吃了豹子肝的，敢到這兒來撒野！」

喚自己車夫：「快替我攆他出去！」幾個車夫便一窩蜂上來。

那人放手大笑，睥睨著甘棠道：「勸你把威風收斂些罷！莫得意過分了，看將來不知是我攆你還是你攆我呢？」說完，舉兩手將車夫一分，長歎一，揮手走了。真是：